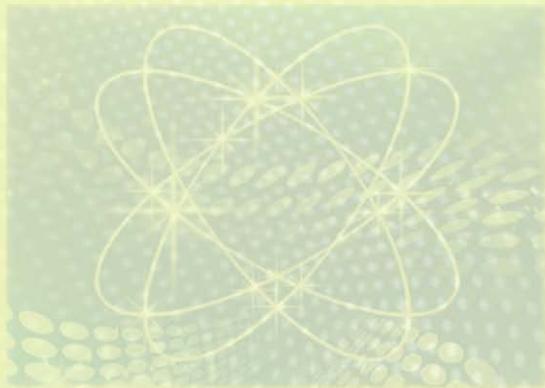


朝花夕拾 第2版

张广亮 编



远方出版社

◎ 语文新课标必读 ◎

朝花夕拾

原著：鲁 迅

编者：张广亮

远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花夕拾/张广亮编.—2版.—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11

(语文新课标必读)

ISBN 978-7-80595-989-4

I.朝... II.张... III.①语文课—阅读教学—中小学—课外读物②鲁迅散文—选集 IV.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1701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

朝花夕拾

原 著	鲁 迅
编 者	张广亮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11月第2版
印 次	2007年11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0
印 数	3000
字 数	2700千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595-989-4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再版说明

《语文新课标必读》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组织编写的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的优秀图书。自2004年10月首次出版以来,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同时,他们也对这套丛书的改进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并结合中小学生学习语文教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在原书的基础上又重新做了细致的修订工作。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的最大特点是,以优化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他们的阅读能力,推行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为宗旨,知识性更强,实用性更强,针对性也更强。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焕然一新,必能成为中小学生学习的好帮手,成为中小学生学习家庭的必备藏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2007年11月

前 言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学生认真阅读。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新的教改方案,让广大学生能读到更多更好的书,提高语文素养,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重新修订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从内容上看,这套丛书所选篇目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其中包括哲理警句、成语典故、道德伦理、人文史话等等,这些作品饱含了作者的心血,融入了人类文明的血脉,是人类社会宝贵的文化遗产、永恒的精神食粮;从特色上看,这套丛书重点突出,搭配合理,通俗易懂,既符合语文新课标的要求,又注意与课内篇目的衔接和互补,同时在每篇作品的前面设置了作者简介和作品分析两个版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与作品相关的知识,十分有利于阅读和鉴赏。

我们坚信同学们认真阅读这套丛书之后,可以打好“精神的底子”,进而开阔眼界,终身受益。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你们忠实的帮手,让你们实现高品位、高素质的美好人生。

编 者

目 录

作者简介·····	(1)
作品分析·····	(4)
小引·····	(8)
狗·猫·鼠·····	(10)
阿长与《山海经》·····	(19)
《二十四孝图》·····	(25)
五猖会·····	(31)
无常·····	(35)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43)
父亲的病·····	(48)
琐记·····	(54)
藤野先生·····	(61)
范爱农·····	(68)
后记·····	(76)

作者简介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鲁迅”是他 1918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 年 9 月 25 日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乡土的传统与民间的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生。

青年时代的鲁迅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 年他在南京求学，1902 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痛感于医治麻木的国民精神更重于医治肉体痛苦，便改行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并于 1903 年、1907 年、1908 年公开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提出“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1909 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了介绍外国文学的《域外小说集》，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中学教员。1912 年，在教育部任职，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在文坛沉默了近十年的他，1918 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于五四运

动前夕,在朋友的鼓动下,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狂人日记》发表之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也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 Q 正传》等多篇著名小说,并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批判旧思想、旧道德,从此鲁迅迅速成长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 年到 1926 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 1923 年出版的小说集《呐喊》是新中国文学的奠基作,1921 年 12 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 Q 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1926 年 8 月到 1927 年 10 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对象,不得不南下,先后任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等职。1927 年 10 月到达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

1930 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 1927 年到 1936 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

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这位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成千上万的上海民众自发为他送行，在他灵柩上覆盖者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同志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共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的著作和译作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全国各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同时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泛的读者。

作品分析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于 1926 年所作的回忆散文结集，共收录了 10 篇作品，其中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的总题目陆续发表在《莽原》杂志上，1927 年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了《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作品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了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作品在夹叙夹议中无不透露着对反动和守旧势力的抨击与嘲讽。

《狗·猫·鼠》是集子的第一篇作品，它是针对“正人君子”的攻击引发的，嘲讽了他们散布的“流言”，表述了对猫“尽情折磨”弱者、“到处嗥叫”、时而“一副媚态”等特性的憎恶；追忆童年时救养的一只可爱的隐鼠遭到摧残的经历和感受，表现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阿长与〈山海经〉》回忆了儿时与保姆长妈妈相处的情景，向读者描绘了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长妈妈；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

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二十四孝图》从当时的儿童读物谈起,忆述儿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揭示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作品着重分析了“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孝道故事,指斥这类封建孝道不顾儿童的生命,将“肉麻当作有趣”,“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作品对当时反对白话文、提倡复古的倾向予以了尖锐的抨击。

《五猖会》记述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指出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无常》描述儿时乡间迎神会和戏剧舞台上所见的“无常”形象,说明“无常”这个“鬼而人,理而情”,爽直而公正的形象受到民众的喜爱,是因为人间没有公正,恶人得不到恶报,而“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文章在夹叙夹议中,对打着“公理”、“正义”旗号的“正人君子”给予了辛辣的嘲讽。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揭示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父亲的病》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场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琐记》忆叙鲁迅为了寻找“另一类的人们”而到南京求学的经过。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如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作者突出地记述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说“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情的怀念。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这些作品在写作手法上,把叙述、描写、抒情、议论有机地糅合一体,充满诗情画意。如描写百草园的景致,写得绘声绘色: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鸣蝉在树叶里长吟,云雀从草间直窜向云霄,油蛉在低唱,蟋蟀在弹琴,斑蝥从后窍喷出烟雾……构成了富有情趣的风景画,成为令人神往的儿童乐园。作者把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时弊的议论结合得自然恰当,天衣无缝。揶揄嘲讽的语言,生动的比喻,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犀利风趣,耐人寻味。在叙事、议论中,常插入相关的

童话、传说和典故，如《狗·猫·鼠》中串入德国童话狗与猫成仇的故事和日本“猫婆”的传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串入“美女蛇”的传说等等，都增添了阅读的趣味。作品的语言清新、朴实，亲切感人，是现代回忆散文的典范之作。

小 引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

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回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历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

狗·猫·鼠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角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

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 O. Dähn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阍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